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艳阳天

浩然——著



学 日 出 版 社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艳阳天

—

浩然——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艳阳天：全3册 / 浩然著. —2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515-6

I. ①艳… II. ①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670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15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01.25 插页 6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6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515-6

定 价 278.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浩 然

(1932—2008)

当代作家，河北宝坻人。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 70 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 70 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 70 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白 烨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 红	张 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 平	南 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 强

乌云遮不住太阳

——民 谚

真金不怕火炼

——格 言

第一章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都说“二茬子”光棍儿不好过，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萧老大。

儿子的婚事成了老头子的心病啦！这些日子，他只要见到对劲的人，就要唠叨一顿：“你们总说拥护长春，拥护，拥护，他有难处，你们都看着不管！”

有人故意逗他说：“老萧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还有什么难处呀？”

老头子拍着大腿、喷着唾沫星子说：“唉，我看你们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哇！事情不是明摆着：一家子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儿们，日子怎么过呀！不论办什么事儿，长春都是听你们的，你们应该撺掇他赶快说个人呀！”

人们说：“这是老萧的私事，外人可不能干涉。”

老头子把大眼泡子一眨巴说：“嗨，什么公事、私事？我就不信这一套！平常日子，这家生孩子，长春给请老娘婆，那家没有买盐打醋的钱，长春转着腰东摘西借；他敢干涉你们的私事，你们就不敢干涉干涉他呀！”

说实在的话，在东山坞农业社里，关心萧长春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光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说过的人家，不是这一头不随心，就是那一头不如意；加上萧长春本人没白天黑夜地忙工作，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就拖拖拉拉地搁下了。

这几天,韩百仲的媳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说媒。

她给萧长春说的这个人,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住在南庄;二十六岁的坐家女,心高眼高,一般男子,一般人家,全都瞧不上。萧家原籍在离庄,距南庄很近,根底全都知道;一打听萧长春这个人,更没有别的话说了;东山坞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别出色,附近村子没有不喝彩的——三事加一功,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问起女方的人才相貌,大脚焦二菊更是满打满包。她说:在东山坞最漂亮的闺女要数焦淑红,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红,可是南庄那个人儿,只能在焦淑红以上,不会让她比下去;要说缺欠,就是思想差点劲儿,文化不高;话儿说回来,萧家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并不是选举干部,思想、文化怎么样,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大脚焦二菊还说,光凭媒人的嘴说好说坏不行,最要紧的还是当事人亲自瞧瞧;她说,只要萧长春跟那个姑娘一碰面,她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

这一回可乐坏了萧老大。

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罗锅腰挺直了;走路脚步更有力了,说话的声音更洪亮了。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守着萧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儿子是他的无价宝。那时候,穷日子就像张开血盆大嘴的饿狼,追的他东跑西颠逃活命,受的那份罪就无法儿说了。闯来闯去,最后只好在东山坞落户安身。东山坞是萧长春的姥姥家,亲戚虽穷,总还可以帮衬一点儿;加上边区政府在这边一扎根,过了几年萧长春又当了民兵,沟北有些富裕户也不敢欺负外姓人了,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萧老大省吃俭用过日子,顿顿紧,口口攒,存下三斗红高粱,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他实指望办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哪知道反而给儿子找了个心病——两个人不对脾气,见了面就像冤家对头一般,吃饭不肯在一个桌上,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也不穿媳妇做的鞋。那年秋后,萧老大硬强

着给儿媳妇上了头^①，小两口没在一条炕上睡两夜，儿子就参军走了，一去两年没回家。到了大军进关的第二年冬天，儿子从湖北来了信，说是在那儿休整练兵。萧老大打点了盘缠，带着儿媳妇去看望儿子。当时萧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眼下是新社会了，新社会要讲究婚姻自由，你们两个当着面说说痛快话，愿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就从此和美，这更好；不愿意一块儿过下去呢，好说好散，各奔前程，谁也别耽误谁。爷儿俩经过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总算找到了儿子。小两口一见面，媳妇就哭了，哭得老头子怪难受，又插不上话儿。闷了一会儿，儿子开口了，他说：“别哭啦，咱们都是穷人，都是受过害的，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一句话把个萧老大说得兴起心乐，两年兵没有白当，儿子变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回来就给萧老大生了个胖孙子。又过三年，儿子复员回来了，眼看就要过起团圆美好的日子，不料想媳妇命薄，没半年就暴病死去。萧家门里开始过起没有娘们的日子。其实呢，儿子要是不当干部，把心思都扑在过日子上；就算当干部，也别像眼下这个样子，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续上个媳妇还成问题吗？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如愿。萧老大是个爱脸面的红脸汉子，他不反对儿子当干部，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他从来都不心疼，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他说：“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蹚，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就是自己的事情，能想想，也得想想；说个媳妇，也碍不着你办公事，真就这点工夫都拨不出来呀！”儿子不张罗，萧老大张罗，他时时刻刻不忘这件事儿，见到过心的人就说，见着可靠的人就求。为这类的事情，儿子没少说他。说就说，你自己不办，别人办你还管呀！萧老大又不想包办，媳妇给你找好了，让你们对面

① 童养媳正式结婚的时候，俗称上头。

相,让你们心甘情愿,这不就行了!

行了,萧老大没有白费一片心,事情总算张罗成了,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从打去年秋天起,东山坞就像一盆火炭,越烧越火暴了。一入夏季,满地的麦子随着风长,长得出奇了。萧老大活了六十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麦子。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当然是好收成了,有了好收成,就有了好光景,这是一宗大喜事。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等到订妥,收下麦子过了门,萧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却啦!儿子有了伴儿,孙子有了妈,他自己有人伺候,也能够吃口现成的,喝口现成的,成了有福的老头子了。这可是喜上加喜呀!

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着。

头一宗事儿,应当是请媒人。萧老大既好面子,也是热心肠的人,这个“场”自然不能丢下,手头再紧,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忙的日子里白跑腿儿。

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大姐夫,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我可不是那种跑媒拉纤的行家,长这么大,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儿。我什么也不图,就想办一件好事儿。外甥终年累月地为我们大伙儿忙,顾不上自己的家,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表表我的一片心,也是理所应当。往后,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叫他塌塌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就什么都有了;不嘞嘞您的筷子,跑断了腿,我也心甘情愿!您要是为这个破费钱,我可要生气了!”

萧老大要办的第二宗事儿,就是赶快叫儿子去相亲。眼下儿子没在家,到渠道工地上带工去了,离东山坞抄近走还有四十里,见不到,喊不应,老头子挺着急。

大脚焦二菊给他出主意说:“工地上要干部有干部,要党员有党员,外甥离开几天也没事儿;捎个信去,说得急一点儿,不就回来

啦！常言道趁热打铁，这种事情不能搁着，搁凉了再出个什么岔子，就难办了。”

萧老大立刻跑到农业社办公室，找到会计马立本，托他赶快给儿子萧长春带个口信。

这一天，会计马立本奉了副主任马之悦之命，正要给萧长春写信，当下便答应把萧老大的意思挂在信上；后来，不知是忘了，还是故意没写上，反正要萧长春回家相亲的这件事儿，在那封信上一字儿没有提。

三天以后，大湾供销社的一位业务员把这封信带到了工地上。

这个时候正是一九五七年春蚕结茧、小麦黄梢的季节，本县东北部二十几个乡联合挖渠引水的工程搞得很火热。

这条渠从城北牛儿山北边的潮白河引出来，沿着山根东下，直伸到这个县最边沿的东山坞、章庄一带。河水引过来以后，这边靠山区的土地干旱问题就解决了大半，还能排泄一部分低洼地的积水。这个工程是在广大农民普遍要求下开始的，足足表现了高级农业社成立以后的新气魄；虽说劈山越岭、工程艰巨，但是所有来到工地的干部和社员都是信心十足，都掏出全部力气劳动。

供销社的业务员打听到东山坞小队驻扎的村子，在办公室里扑了空；那儿的炊事员告诉他，老萧的“办公室”在工地上。业务员又折回工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东山坞的工段。

河床的形状已经在山沟、平地上出现了。高山被劈开，棱坎被削平，沟谷被填满，河床直冲过来，伸进山前边的平原上。在这绿色的世界里，它像一条黄色的巨龙，摇头摆尾地游动着，显得特别的精神。

刚起晌，民工们正干得起劲儿。刨土的，开石的，推车的，挑筐的，还有背石头的；你来我往，你呼我叫，加上呼啦啦飘动的红旗，唱着评戏的广播喇叭，热闹非常，真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业务员转着身子，在人群里寻找萧长春。人来人往，就是不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拦住一个挑土的民工问：“喂，同志，东山坞的萧支书不在这儿吗？”

那个挑土的民工把担子换了换肩，和善地看了他一眼，朝后边一指，说：“在这儿，那不是上来了！”

在一道被水冲开的土沟那边，有一队背石头的人正从河槽里边往上爬。他们都是很壮实的庄稼汉子，光着肩膀，背着木棍拼成的背架，背架上绑着大块石头，在那陡立的坎子上，弯腰哈背、吭哧吭哧地移动着脚步。这里边同样没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业务员朝他们喊一声：“萧支书在哪儿呀？”

背石头的人大口地喘着气，谁也顾不上回答他。直到爬上坎，打头的那个人，抬头朝他看看，紧走几步，又跨到一旁停住；等到身后的人都走过去之后，才跟他答话说：“同志，您找我吗？”

业务员转着身子仍在人群里寻找，随口说：“我找东山坞的萧支书。”

那个背石头的人把身子微微一蹲，把背架放在一个小土坎上；又从背襟里抽出两只粗壮的胳膊，活动活动肩膀；一纵身，像一只小鹿似的，轻轻巧巧地从沟那边跳了过来。他站稳之后，抽下腰带上的毛巾，一面擦着满脸的热汗，一面和气地说道：“我就是萧长春。您有什么事呀？”

业务员听他这么说，就像不相信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党支部书记。他刚刚调到大湾供销社，没跟萧长春见过面；可是老早就听到人们议论过萧长春。在他的想像里，萧支书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到底该是什么样子，他也说不出，反正眼前这个人不大像。

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

魄；没有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

业务员一面好奇地打量着萧长春，一面从背包里掏出一封用报纸糊成封皮的信，还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条，说：“这是马主任让我捎给您的。里边可能说的是重要事儿，他要我亲手交给您。这个纸条，是在半路上碰见一位女同志，她托我带给您的。”

业务员走后，萧长春急忙打开马之悦的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支书：

工地所需之粮，正在操办，一二日内即派人送到。还缺何物，请来信，一定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社今年小麦丰收在望，从成色看，压倒全乡；春苗茁壮，锄草等管理也都及时，前次乡里开社干部会议，李乡长又当众表扬了我们。会后，还组织了一次参观，参与者，无不喝彩！

家中一切事情，有我、百仲和连福负责办理。连福最近工作也很积极，再没有闹情绪。当前之事，都已安排妥当。社员劳动热情很高，工作井井有条。请勿挂念。

这次挖河引水，关系着我县半数人口的生产、生活之大计，更是为我们东山坞子孙谋求幸福。你们身负光荣重任，我们都十分羡慕。闻知你们几次得到红旗，更为高兴。望你们再接再厉。

工程正在紧张阶段，也正是领导工作最重要的时刻，完工之前，你就不必回来了。

.....

马之悦上 ×月×日

背石头的人们把石头放下，又折回来了。他们老远就见萧长春在默声不语地看信，一边看着，眉头微微地皱着，嘴角却带着一

点笑模样，断定这信是家里来的，便都高兴地呼喊起来：

“老萧，信上都报告什么好消息？”

“要来人跟我们换班吗？”

社员们说着就把萧长春给围上了。

“嗨，不要抢，不要抢，问问老萧，别是情书呀！”

“谁像你那么小气，人家支书大公无私，情书也要公开！”

“就是嘛！我们还得给支书参谋参谋哪！”

远处推车的和挑土的社员，也都扔下工具，朝这边凑过来。那张短小的信纸，就在一只只流着汗水、沾着泥土的手上传来传去；这个还没看完，就被那个抢去了，抢到手还没看，又被别人抢走了。大伙儿嘻嘻哈哈，显得又亲密又热闹。

庄稼人是不轻易出远门的，出了门，也不像城里人那么爱写信，书信对他们说来总有点新奇的味道。况且，他们都离开家一个半月了，离家那会儿，麦子刚吐穗，眼下大概都黄梢了，成色怎么样，预分方案公布了没有，都是大家伙最关心的事儿；去年大灾荒，困难的关口他们都鼓着肚子挺过来了，好光景伸手就抓到了，谁不想听一听从家里传来的好消息呢！

等到识字的人看了信，不识字的人让别人念叨听了，一个个都像得了喜事似的咧开嘴巴笑，汗水横流的脸像是开了花。特别是那些年纪轻的人，跳着脚乐。

“听到没有，我们社的麦子把全乡都压下去了，去年我们的灾情压倒全乡，今年翻个了！”

“不见家里的信，我也猜它个八九成。开天辟地，哪年有今年这麦地耕得深，哪年有今年的麦子种得及时！不长出个样子来，那才见鬼！”

“不光耕得深、种得及时，粪底子也厚实呀！初级社那会儿，一亩地使一车粪就嚷邪了，今年咱们麦地里呢，每亩三车都冒了头！”

“我看哪，最节骨眼儿的，还是春天抗旱的功劳。正月十五压的那次雪，顶一场透雨；正吐穗的时候浇的那一茬水，分明是撒了一地白面呀！”

人们兴高采烈地说着。不爱讲话的人，嘴上没说，心里边也是热乎乎的。到工地上来的人，全是从东山坞的社员里选拔出来的，思想好，劳动也好；去年大灾以后，他们跟萧长春拧成一股劲儿，撑起东山坞的天，辛苦操劳，这八九个月真不容易过呀！如今谈论起就要到手的丰收，就要到嘴的白面馒头，自然是高兴啊！

在人们嬉笑议论的时候，萧长春又打开另一个小纸条儿。他看了一眼，脸上那一点点笑意立刻就消散了，再看一眼，浓眉皱了一下。纸卷上写的是：

萧支书：

麦收时节到了，这是我们东山坞高级合作化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是个十分重要的时刻。社里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沟北有些人，开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领导，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怎么办呀，真愁死人了……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回来，越快越好，千万千万！……

焦淑红 ×月×日

萧长春心里打个转，赶忙把这个小纸条一团，顺手塞在裤兜里，没有再给旁人看。

副队长马同峰捧着马之悦那封信反复地看着，好像在手上掂掂它有多少分量。他扭头瞧瞧萧长春的神态，眼睛一眨巴，走到那些乐得发狂的年轻人跟前说：“喂，消停消停，你们说，这信里边有什么内容？”

“好消息呗！”

“告诉我们回去咬白面馒头了！”